

# 战地春梦

[美] 海明威 著

黄雪松 译

伊伊伊伊出版社

# 卷 一

## 第 一 章

那一年的夏天特别炎热，我们在乡下一间小房子里居住。从我们那座房子，看得见隔河的平原，平原连着山。河底有圆石子，被太阳光照耀显得又白又滑，河水又蓝又清，水流得很快。因为每当军队从房子旁边的路上经过，树干上却积满了灰尘，就会卷起满天沙尘；树叶开始落下，路上除了落叶以外，空茫茫的什么都没有。

平原上硕果累累，一派丰收景象。平原的后面是紫褐色的空山。山上正在打仗，我们在夜里看得见炮火。在黑暗中，那些炮火真象夏天的闪电。不过，夜里比较凉爽，已经不像夏天雷雨前的沉闷。

有时我们在漆黑的夜里，可以听见军队从窗下走过的声音，此外还有摩托牵引机拖炮的声音。晚上交通特别繁忙，有许多驴子走过，有驮着军火箱子的马，有装着人的灰色的摩托货车。此外，还有一些装货的货车，上面盖着帆布，行车缓慢。白天有用牵引机拖着的大炮，绿色的叶子盖在长长的炮管上，葡萄藤和带着茂密的叶子的树枝盖在牵引机上。朝北，

我们看得见隔着一条山谷的栗子树林，树林后面又是山，不过，那山仍在河的这一边。在那座山上进行着不分胜负的战争。秋雨过后，栗子树上的叶儿都落了下来，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和被雨打成黑色的树干。葡萄园也是枯枝败叶，满目萧条，到处都是湿的，都是褐色的。云脚很低，浓雾弥漫。车子在路上走过，泥水四处飞溅，士兵身上满是泥泞，又脏又湿。兵士的来福枪也是湿的，他们的披肩下挂着两个灰色的皮子弹夹，装满了子弹，高高地鼓起，仿佛是怀孕六个月的女人。

经常有一辆灰色的小汽车从这条路上疾驰而过，车夫的旁边每每坐着一位军官，车子的后排也是一些军官。这些小汽车比那些货车更容易喷溅泥水。倘若车子的后排有一个小伙子，坐在两位将军中间的小伙子看不清面孔，只看得到他的帽顶和他那细颈子而车子又开得飞快，那么，这个小伙子肯定是意大利国王。他的行营就设在意大利东北边境某地，几乎天天亲上前线视察战况，但是令他无奈的是战况并不理想。

冬雨连绵，霍乱不止，幸亏当局防备得法，军队中只死了七千人。

## 第二章

第二年我们打了好几场胜仗。攻战了对岸的那座高山。南面那个平原也有胜仗。我们八月渡河，进驻高雷西西的一间房子里。这里有花园，有喷泉，花园里有许多枝繁叶茂的大树，紫藤缠绕在房子周围。现在气氛也不象从前那么紧张，因为战场不是在附近，而是隔着好几座山。我们住的房子稍有几分富丽，整个小镇保存得也很完整。小镇后面是河，前面是山，奥国军队仍然占领着那座山。奥军退出这座小镇时，几乎完整无损，即使是现在，他们从山上炮火攻击，除非必须军事行动外，并不狂轰乱炸。大概奥军是希望将来再回小镇来。敌人既是这样客气，我们也乐得安生。镇内现有医院，咖啡馆，炮队，还有两处妓院，一处是供士兵享乐，一处供军官享乐。夏天过去，夜就变得清凉如水，打仗又是在远远的山上。小镇的火车桥上有炮弹坑，河边有个已经炸碎的隧道，广场上和通往广场的路上都栽种着排列整齐的树。此外，还有女人，还有坐汽车的国王。不过，现在可以看清他的面庞，他那长颈子的小身体，和那山羊胡。有时炮弹炸去一面墙壁，房子内部突然暴露，瓦石灰砾坍倒于路边或花园里。况且战局已变，前线顺利，在这样的境况下，每个人都很快乐，比去年秋天困居乡下的情形好多了。

小镇外山上的那片橡树林，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初到小

镇时，正值夏天，枝繁叶茂。现在只剩下断桩残干，地面则被炮弹炸得四分五裂。秋末的一天，我行走的时候，看见一块云很快飘到山那边，一瞬间太阳转黄，失去光彩，世界笼罩上一层灰色，整个天空布满阴云。云块一落下山来，才知道原来是雪。雪在空中斜斜地飘落，大地一片白茫茫，只有树的残干突了出来。大炮上面也布满了积雪，战壕后面通向厕所的地带，踩出一条白白的雪径。

后来，我从山上回来，跟一个朋友坐在军官妓女院里喝酒。望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知道今年战事已经结束。河的后面那些山，皆未收复，那是明年的事。我的朋友看见街上行走的那人是和我们一同吃过饭的教士。因为街上满是雪水，教士小心地走着，我的朋友敲着窗户招呼他。他抬起头来，朝我们微笑一下，我的朋友做手势叫他进来，他摇摇头走开了。那天晚上我们在饭堂里吃饭，吃可口的通心面，用叉子卷起面条，等到面条断尽了才送进嘴，或者拼命地往嘴里吸。此外，又倒加仑酒喝，酒是装在用草包裹的瓶里。倒酒的方法是用食指拉下瓶颈，酒便流进同一只手拿着的杯子里。酒是澄清亮红的美酒。吃完通心面以后，上尉便跟教士玩笑起来。

那教士年轻，易脸红，他的制服跟我们一样，不过上衣口袋上，多加一个深红色丝绒做的十字架。上尉讲洋泾浜的意大利语是为了让我能完全明晓他的意思。

“教士今天跟妞儿睡觉”，上尉说，盯着教士和我。教士脸孔泛红，笑一笑，摇摇头。上尉常常这样使教士受窘。

“不承认吗？我可是亲眼所见。”

“没有的事”，教士说。军官觉得这场戏很有趣。

“教士不跟娘儿们来往，”上尉继续说：“教士从来不与娘

儿们来往过，”上尉这样对我解释，斟杯酒给我，他说话时眼睛只看着我，余光却总注意教士。

“教士每天晚上和五个娘儿们睡觉。”话一说出，满座大笑。“你懂吗？教士每天晚上玩五个女人。”上尉夸张地笑着，表演着。教士并不反驳，只当他在说笑。

“教皇希望奥国人战胜”，少校说。“教皇是法兰约瑟的好朋友。教皇的钱就是敌人那边来的。我就不相信上帝的存在。

“你看过黑猪猡那部书吗？”中尉问我。“我找一本你来看。看过那本书后，我就不相信上帝。”

“那部书太污秽，”教士说，“你肯定不喜欢。”

“那部书真是宝贝，”中尉反驳道，“你一定喜欢。”在烛光之下，我向教士笑笑，教士也向我笑笑道：“不要读那部坏书。”

“我替你找一部，”中尉热心地说。

“有思想的人都不相信上帝，”少校说，“并且我还不相信什么共济会。”

“我倒相信共济会，”中尉接过话茬。“这个组织很高尚。外面有人进来，门开时，还看见雪花在飘。

“一下雪仗就停了，”我说。

“当然要停了，”少校说。“你应当请假玩一玩。去一下罗马、那不勒斯、西西里——”

“他应当到阿马斐去，”中尉说。“我写封介绍信给你，介绍你给我家里的人。他们会像对待我一样招待你。”

“他最好去巴勒摩。”

“他还是去卡普里。”

“我希望你去阿布卢齐观光，顺便探望一下我的家人，”教

士说。

“听呵，他居然让他去阿布卢齐。那儿的雪比这里还要多。他又不想看农夫，为啥要去那儿？还是游览一下，文化及文明的中心吧。”

“他应当泡泡好的女孩子。我给你那不勒斯几个地址。那里面有好多年轻漂亮的女子——还有母亲做伴。哈，哈，哈！”

他不怀好意地看着教士叫出来：“每天晚上玩五个女人！”满座哗然。

“现在你就去请假，”少校说。

“我很希望能和你一起去，”中尉说。

“弄个留声机带回来吧。”

“还有好的唱片。”

“卡露索的吧。”

“别带卡露索，他乱嚷嚷。”

“你不喜欢他那样乱叫？”

“他乱叫，我很讨厌听他乱叫！”

“我还是希望你到阿布卢齐去。”教士对我说。其他人仍在争来争去。“那儿打猎最好，气温稍低，可天空非常晴朗，人也和善。你可以住在我的家里，家父是个著名的猎户。”

“走吧，”上尉说，“我们赶快去娘们儿那里，否则又要关门了。”

“祝您晚安。”我对教士说。

“晚安。”他也同样对我说。

## 第三章

我回到前线的时候，那个小镇还有军医处，炮队比以前多，春天的脚步近了。田野青翠，沿途的树木已经开始发新叶，葡萄藤上也生出新芽，微风从海边徐徐吹来。我看见小镇和它的城堡，在众山中间，成环状。再过去便是褐色的大山，山坡上微露青色。小镇里加了好多战炮，又开设一些新的医院，街上到处可以碰到英国人。此外，被炮火轰塌的房子也增多了。天气转暖，我在树荫小巷里走，晒着暖洋洋的阳光。他们还是住在那老房子里，象我住时那样。大门开着，一个兵士坐在门外椅子上晒太阳，门边还有一辆救护车。一进门我便感觉到医院所特有的气味。一切依旧，只是时间到了春天。我在大房间门口窥探一下，看见少校坐在里边办公，阳光从开着的窗户照射进来。他没看见我，我犹豫是现在报到，还是洗完澡后。最后，我选择了后者。

我和雷那蒂中尉住在一个房间里。窗子朝着天井，现在窗子打开，我的床上已经铺好了毛毯，防毒面具放在一个长方形的锡罐子里，钢盔仍旧挂在钉子上。我那扁扁的箱子仍旧放在床尾，上面搁着我的油光发亮的长靴。我这支从奥军便衣队缴来的来福枪，在两张床中间挂着。枪管和枪柄都还在。八边形的枪管，已经变成蓝色。胡桃木做的枪柄，立起来到我的下颏，暗而发光，极为可爱。我记得我把那和来福枪配套的望远

## 战地春梦

镜锁在了箱子里。雷那蒂中尉本来睡在床上，被我的声音吵醒。他坐起身来说：“嗨！玩得开心吗？”

“实在棒极了。”

我们俩握手，他吻我的头颈。

“噢。”他说。

“你身上脏，一会儿去洗一下，现在先告诉我你到过哪里，有哪些经历。”

“我去了许多地方。米兰、佛罗伦斯、罗马、那不勒斯、维拉·圣·佐凡尼、还有墨西拿。”

“你好像在背行程表。有没有什么艳遇？”

“当然。”

“在哪里？”

“除了米兰、佛罗伦斯、还有罗马、那不勒斯。”

“够了，够了。老老实实告诉我最得意的。”

“那是在米兰。”

“那应该是第一个去的地方吧。你在哪儿碰见她？在科伐？你们上哪儿去玩？感觉如何？快点告诉我。整个晚上都同她睡在一起吗？”

“是这样的。”

“那也没什么值得惊奇的。现在我们这儿也有好看的娘们，都是没到过前线的鲜味儿。”

“太好了。”

“你不信？今天下午你跟我来。现在镇上也有好看的英国女人，我看好了一个巴克莱女士。你和我一起去瞧瞧，没准我会讨她做老婆。”

“我要洗个澡，然后去报到，现在大家都闲着吗？”

“你走之后也没什么大病好医，只是些冻疮、冻伤、黄疸以及自己招惹的病，还有肺炎、杨梅疮。每星期总有被石块砸伤的人。当然也有人真的受伤。他们说下礼拜战事或许又要开始。依你之见，我能和巴克莱女士结婚吗？——婚期自然得在战争结束之后。”

“当然行啦。”我边倒水边说。

“今天晚上你得说说你都有哪些艳遇，”雷那蒂说，“现在我得多睡一会儿。养足精神去对付巴克莱女士。”

我脱掉外衣和衬衫，洗冷水澡。我一面用毛巾摩擦，一面环顾屋里，一会儿看看窗外，一会儿又看看床上睡着的朋友。他和我年龄相仿，看上去英武帅气，是意大利阿马斐人。我们俩是好朋友。他做军医做得很起劲。当他醒来的时候，我正在望着他。

“你手上有钱吗？”

“还有。”

“能借给我五十里拉吗？”

我擦干手，从墙上外衣口袋里掏出皮夹子拿钱。雷那蒂仍旧躺在床上，从我手里接过钞票，折叠起放进裤袋儿。他笑着说：“我必须在巴克莱女士面前显得阔绰些。你真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坚强后盾。”

“别做梦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教士的旁边吃饭。我告诉他我没到阿布卢齐去，他很伤心很失望。他曾写信给他的父亲叫他们预备一切。我也很愧疚，没有正规理由答复他。其实我本来打算去的，后来事情接二连三，计划也就搁置了。我把这情形说明给他听，末了他也看出我是想去的。我喝了许多酒和咖啡，带着

几许醉意，我说生活总是很难尽如人意，计划没有变化快。

我们俩谈话的时候，其他人还在争论不休。我本来想到他故乡去的。我很希望能去一睹北国风光，天高云淡，道路坚硬，雪积不融。雪上有野兔走过的足迹，完全可以打猎，农夫一见到你便脱帽叫老爷。可惜我去的地方都是充满了浓烈的烟酒气息的咖啡店，晚上屋子则摇摇晃晃，你得紧盯着墙壁，才知道房子并不是在摇。躺在床上，脑子里都是女人，醒来则不知道究竟跟谁睡觉，夜色凄迷，人生如梦，难得糊涂管他春夏秋冬夏。因此有时去和娘儿们争论价格，有时清晨仍在回味昨晚的销魂一。有时突然清醒，一切麻醉都不复存在了，满眼都是实在而苛刻的现实。假期中的生活总是如此，得过且过。我想把昼夜的不同感受告诉教士，白天假若不是寒冷且晴朗的，我则喜欢黑夜，但我不知如何表述。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深刻感受。可惜那教士没经历过，不过也明白我本来是想到他故乡去的。谈了半天，我们俩还是好朋友，在一些事情上有分歧，但还是有很多共同爱好。我所不晓得的他都晓得，后来我虽然晓得了，也忘却了，这是我后来才知道他的。我们在谈话的时候，饭已吃完，其他人还在无休止地争论。我们俩一停止谈话，上尉便嚷道：“教士不高兴，他因为没有娘儿们陪就不高兴。”

“我哪有？”

“教士不高兴，因为奥国人没打胜。”上尉说，周围人都在倾听。教士摇摇头：“你乱讲。”

“你反对进攻，你总不赞成我们进攻不是吗？”

“不。打仗就该进攻。”

“要进攻，一定要进攻！”

教士颌首。

“由他去吧，他并不是个坏人。”——少校说。

“这也不能怪他呀。”上尉说。于是大家纷纷散去。

## 第四章

第二天早晨我被炮声惊醒，原来隔壁花园里的炮队正在开炮。日头已经老高，不得不起床。靠着窗子望出去，花园中的草丛，小路上的沙砾都被露水打湿。打了两下炮，窗子不停地颤动，连我的胸襟也抖了一下。虽然看不见，也知道炮是在我们上面。炮队这样近，真有点讨厌。不过，幸亏炮并不太大。这时我听见摩托货车起动的声音。穿好衣服下楼，在厨房里喝了一点咖啡，便奔向车库。

长长的车棚里并排放着十部车。都是些上重下轻的平头救护车，灰灰的颜色象货车一样。天井里有几位机械工在修理一部车子。在山上的救护车还有三部。

“炮弹打到过那炮台吗？”我问一位机师。

“没有，中尉先生，幸好有那小山保护着。”

“现在情况如何？”

“还可以，这部车子坏了，其他一切正常，”他停住工作笑一笑，“你刚放假回来吧？”

“对。”

他拉起做工穿的宽外衣揩揩手，咧嘴笑笑说：“玩的开心吗？”其余的机师也都咧着嘴笑着。

“还好，”我说，“这车子出了什么毛病？”

“质量太差，时常出问题。”

“现在怎么了？”

“新坏的。”

我离开这里，以免妨碍他们工作。车身打开，零件散放在工作台上，车子只剩一空壳、样子很丑陋。我又走进车棚去看看那些车子，刚洗过的几部很干净，其余的都积满灰尘。我小心地检查车胎是否有裂痕或是给石头割破的地方。结果很令我满意我想即使我不在这里也没什么问题。我本来以为自己举足轻重，照顾车子，分配车子运送生病和受伤的兵士，都是我的事。现在我才知道，这些事情他们也能做好。

“有困难么？”我问那军曹级的机师。

“没有，中尉先生。”

“现在汽车场在哪儿？”

“仍在原处。”

“好！”我说。我又回到饭堂里喝了一杯咖啡。咖啡淡灰色，放了炼乳，所以很甜。窗外是可爱的春天的早晨。我的鼻子很干，下午会很炎热。那天我跑上山去巡视各车站，很晚才回来。

结果同样令我满意，甚至比我在时还要好。听说，总攻又要开始了。我所在的部队由河上某处进攻，少校叫我负责各车站间的联络工作。进攻的部队将在一个狭小的渡口过河，然后在山坡上布阵。救护车要安放在河边，且要有天然的屏障。这些救护车站的位置原本是该步兵队选定的，不过，实际上仍由我们策划。因此，我俨然如一个运筹帷幄的将领。

回来时已满身灰尘不得不去洗澡。雷那蒂坐在床上看器俄的英文文法。他已经穿戴整齐，头发油光，穿着黑靴子。

“真是太好了，”他一看见我就说，“我们一起去看看巴克

莱小姐吧！”

“我不想。”

“不行。我需要你的帮助，给她一个好印象。”

“好吧，我来洗漱一下。”

“洗洗脸吧，别换衣服了。”

我洗完脸梳完头就被他带了出來。

“等一等，”雷那蒂说，“我们还是稍微喝点酒吧。”于是他  
从箱子里拿出酒。

“这可不是喝施特嘉的时候。”我说。

“当然，是格拉巴。”

“那好吧。”

他倒了两杯酒，我们干了一杯，然后翘起大拇指——酒喝  
得很猛。

“再喝一杯，可以吗？”

“好，”我说。两杯之后我们下了楼。上街走动本来很热，  
幸好已日落西山，走起来倒很舒服。英国医院在一间战前德国  
人盖的大别墅里。巴克莱小姐和另外一位女看护在花园里。从  
树的间隙中隐约可以看见她们雪白的衣服。一见面雷那蒂便行  
一个军礼。我也行礼，只是没雷那蒂那么过于殷勤。

“你好，”巴克莱小姐说，“先生是意大利人吗？”

“噢，不是。”

雷那蒂跟那女看护谈话。有说有笑的。

“那为什么加入意大利军队？”

“算不上军队，只是救护队。”

“已经很奇怪了，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说，“有些事谁都说不出原因。”

“噢，这是什么话？我的教育告诉我，什么事都有理由。”

“也许吧。”

“我们有必要争论吗？”

“没必要。”我说。

“那我就安心了。”

“那是什么？”我问。巴克莱小姐身材高挑，穿着看护制服，金黄的头发，淡灰的眼睛，皮肤黄褐色。我心里一怔，她的确漂亮。她手里拿着一根用皮革包裹的细细的藤条，象是小孩子玩的马鞭。

“它的主人在去年过世。”

“真不幸。”

“他是个好人，我们已经打算结婚，不幸的是他在桑姆一役牺牲了。”

“那是一次残酷的战役。”

“你参加了吗？”

“没有。”

“我也听说过，”她说，“还好这里的战争并没有那么残酷。他们把这原本是他母亲送给我的东西拿给我，其余则送回家去了。”

“你们早就订婚了？”

“八年前。我们小时候就在一起。”

“为什么不结婚呢？”

“我不知道，”她说，“我真笨，我应该让他快乐的，可我那时却认为结婚对他没有好处。”

“是这样的。”

“你曾经爱过吗？”

“没有。”

我们坐在一张长凳上。我看着她。

“你的头发很美。”我说。

“你喜欢吗？”

“它很令我高兴。”

“他牺牲后我想剪发的。”

“何必呢。”

“我当时想报答他，如果我知道结局是这样，我可以答应他任何请求：结婚或者其他的。现在我才知道，当时他只想报国杀敌，谁都没预料结局如此。”

我一言不发。

“当时我什么事都不晓得，还以为结婚会牵制他。怕他在战场上熬不住。而今他死了，什么都没用了。”

“这谁又能知道呢？”

“噢，完了，”她说，“全完了。”

雷那蒂仍在同女看护谈话。

“她是谁？”

“福开森。海仑·福开森。她是医生？”

“是，她人品很不错。”

“好极了。这难能可贵，越靠近前线就越难找到好人，我们离前线很近吧？”

“是的。”

“这条前线真有点无聊，”她说，“景色还可以，要进行总攻了吧？”

“是这样的。”

“应该工作了，我们都很轻闲。”